

淮海集

三













淮海集卷第十一



秦觀 少游

四絕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塵非霰雪。雲凍遙想玉真清境上，

光裏誦黃庭

樓上撥書眠。天在欄竿四角邊，風拂亂雲空翠裏，盡

獨留壁月向人圓。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明星來枕上，

了知身不在人間。

本是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事，

言

卷第十一

別

請看先山十丈文。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

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杖屨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古，

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柳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絕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蕊猶肥。空枝行人到此無腸斷，

花知不知





古歌巫女隔祠叢飢兒相連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  
荒山一夜雨吹颯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郵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  
故園桑梓幸相隣

和工部侍郎新章

甕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遙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丘伯  
煮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鷲鶴同爲汗漫游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繞高寒不斷流

次韻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

新萍魚腸王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禪萬戶封龍額  
部曲千金賜馬蹄

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籌策

止有黔驢拔一蹄唱首云 春雪京城一尺泥並發還

風送馬蹄 不論埃壙與塗泥封印還家日  
西豈吐元戎碧油下屏 繞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  
國浴室院始識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

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  
卧久衣巾帶佛香  
白髮道人還自愛  
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  
聞陳元發有石菖蒲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  
更窺西峯眼增明  
可憐一片江山樣  
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  
兒子湛就試未出

蒲城車馬沒深泥  
院裏安閑恣不知  
兒輩未來釣箔坐  
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趙團練畫江干晚景四絕

卷十一

二

本自江湖客  
宦游常苦心  
看君小平遠  
懷我舊登臨  
鳥外雲峰晚  
沙頭草樹晴  
想初揮灑就  
侍女一齊驚  
公子歌鍾裏  
何從識渺茫  
惟應斗帳夢  
曾到水雲鄉  
曉浦煙籠樹  
春江水拍空  
煩君添小艇  
盡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  
寒流炯暮堂  
風塵如未息  
持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早已人  
皆怪我何求我豈更  
求榮達日長聊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  
山穴死類江南自是  
遷臣多病非干此



地煙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  
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豈歸然獨在不知誰  
似靈光

身與杖藜爲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  
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  
葬蠻夷

題務中壁

白六

秦卷十一

四

E

齋頭春酒響潺潺墟下黃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  
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閣秋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  
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閣秋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蓮花上  
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  
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取處州管庫  
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因往  
寺中修歲三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淮海集卷第十一





淮海集卷第十二

秦觀 少游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螿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剝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及

三十一

卷第十二

序

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勅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合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



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群聽作朋  
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鯁超絕之材且見闕略作人材揚  
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蠲與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  
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  
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  
篇善治末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  
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  
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  
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  
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聞不容髮匪龜匪鏡其  
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  
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  
爲大費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三  
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執綜而  
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  
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  
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  
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



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

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治鑛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



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  
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  
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  
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  
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  
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外黜之  
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  
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  
誥誓言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  
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  
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  
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  
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  
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  
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  
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  
竭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之事



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無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昏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

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顯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為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五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誅唐德宗晚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



延齡臺渠年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恕  
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  
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  
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  
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  
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  
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  
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  
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  
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  
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  
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  
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  
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  
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  
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  
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寬而強之弊實  
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



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摻呂氏蹀血之餘除誹謗  
去肉刑減笞法定華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  
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  
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  
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  
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且女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  
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荐興思明  
復起代宗深墮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  
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  
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

彊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  
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  
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  
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僇仆  
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季欵之獄果如詡言  
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  
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  
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  
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者也傳  
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



言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  
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乂亂俱  
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縣之心削平  
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佞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  
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  
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  
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  
大講法度作而新之數名實以興二百辟讓夷狄以布威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  
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  
爲法術任惠文以取媮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  
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  
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  
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  
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  
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竊憂夷猾夏寇  
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六誅未迄也推此言之  
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過通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淮海集卷第十二



秦觀 少游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高皇帝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部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在殺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

三

秦卷十三

一

劉

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六道軸轡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殺鼠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為重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鼎霸



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  
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  
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  
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海非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  
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人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  
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  
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持官有變則以  
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  
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二十四府其在關中

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  
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  
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  
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  
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  
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  
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  
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  
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  
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



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

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内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歎曰安違眾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



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

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實為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為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



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堅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符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

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谷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



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欲攘擊姦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怪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

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桢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劄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痍病國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



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  
脩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歆楚之徒  
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  
省而逐之耶陸執貞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  
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  
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前自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  
之臣執事之論豈矣

明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之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

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其嫉則君  
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  
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  
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  
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  
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  
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  
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  
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



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衰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竒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劉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首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

四十五

卷之三十三

八

五

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定修采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天子訓鄭注用事欲以



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為己之黨而逐去之至於  
人人駭慄連月雲才晦空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  
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  
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  
君子終受禍矣

###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  
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  
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  
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

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為  
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  
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  
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以為黨又至於三君八顧  
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肆  
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  
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  
察與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  
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  
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



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取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堯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

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矣

淮海集卷第十三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闕而風節勵則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

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及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為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為榱桷甚短則以為侏儒至於



被搆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  
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  
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  
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  
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  
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  
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嶽歷落穎脫  
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  
罔已國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  
也以至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

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恠也昔孟公綽  
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  
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  
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  
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  
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  
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  
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  
旁死於太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  
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



之與夫可備十科之選。百官得人材蓋不可勝數。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全異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竭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

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為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牧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為新語。用叔孫通之說。



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及其  
於是蕭何櫛撫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曰太宗誥封倫秦漢之  
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矣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  
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  
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其  
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  
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  
本末遞為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  
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亟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  
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以敬者也而安榮長久之所  
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弇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  
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  
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油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  
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之故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  
者可謂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  
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  
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法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



爲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  
衆指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  
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枉後惠文之事父教其  
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  
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  
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  
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  
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  
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

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  
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  
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  
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  
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  
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  
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  
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  
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  
殺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直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



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  
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太平生  
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  
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  
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  
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  
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不能盡罷  
其事且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  
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  
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由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去泰卷十四

六

月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益起  
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舊制  
著為一切之令取濟甚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  
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  
偏守獨多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  
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途  
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  
更然而捕盜者奪人命不逞主藏者備償無辜困窮竭於  
飛輓資產破於廚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



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以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哀々々々以爲寬剩厚積以爲封藩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旣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爲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旣隳丁口田畝皆日失其寔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

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爲非古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弊法以此易彼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爲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君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營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撓者乎



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  
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蓋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  
若以臣言為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美惡  
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  
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  
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  
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策其材可棄其材  
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二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為  
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則又  
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為德行德行者道也  
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  
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  
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  
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  
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  
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表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  
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太



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  
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  
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  
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  
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  
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  
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  
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嫻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  
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  
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

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  
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  
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  
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  
或號嵩少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  
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  
馬班揚學賈馬班揚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  
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  
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  
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



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聞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驛騶騏驎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書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第十四



淮海集卷第十五進策

秦觀 少游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用有等功勞有  
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  
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竒雋  
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  
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  
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瑄之類  
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

三十一

卷卷一五

官制上

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  
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  
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  
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  
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  
爵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  
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  
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  
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  
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



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十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是府長育英才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升故立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揉名存



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斐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可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綴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為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

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四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空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為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與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



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  
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  
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殽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倫取  
一切不復淬勸激昂以功名為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  
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為  
一若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  
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  
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為之  
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與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  
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古之人

明

卷十五

四

楚

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  
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為之  
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  
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  
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  
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  
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為三  
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  
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國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石鑄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推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

其者至今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糶而踰侈酒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其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為寶其賦經常之外殆無一豪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異七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



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  
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區  
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  
毫矣江淮則增者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  
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  
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  
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  
以稽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虛廢  
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  
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言財利之事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  
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  
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  
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  
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  
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斂散以究虛盈  
以濟用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  
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為  
此乃姦人故為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



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  
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  
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  
陽之澶南鹽孔僅之冶鑄桑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  
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爲也則  
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  
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  
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

四六

卷之十五

五

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  
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  
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  
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  
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  
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  
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  
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  
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倍閩蜀吳  
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



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貧而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蓋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

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郡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方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間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

葬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匹耳其用財可



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  
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  
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  
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  
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  
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  
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  
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今雖有儀制之  
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  
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  
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  
上下而降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  
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  
陛下崇節儉尚彫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  
器不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  
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昔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  
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  
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  
財之術矣











